

# 5月9日晚上,2026国际青春诗会在广州开幕 以诗歌为桥,两大古老文明深情对望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图/羊城晚报记者 刘畅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5月9日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文化馆盛大开幕。这场新时代以来广东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盛会,汇聚了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汉学家与中国诗人百余人。

从汉代广州港直航波斯湾,到唐代专设区域接待阿拉伯及波斯外商,再到《一千零一夜》中辛伯达航海传奇取材于阿拉伯航海家驶抵广州的故事……广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华-阿拉伯文明相遇的桥梁。千年之后,诗歌再次让两个古老文明在这片热土上深情对望——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左)与中国广东诗人黄礼孩

## 一棵“桂花树”引起的回荡

“阿多尼斯之树/不关心明天的果实/只关切蜜蜂有蜜可采/只体贴着美的人。”

2026国际青春诗会开幕式上,广东诗人黄礼孩朗诵了诗作《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诗句如馥郁的桂花香般在空气中浸润弥漫。这首诗的背后,是一段因花结缘的中阿友谊——

2018年9月,第十三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在广州揭晓,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亲赴广州领奖。颁奖典礼的舞台以他的诗句“孤独是一座花园,但其中只有一棵树”为概念设计,中心立着一棵作为布景的树。“当他看见那棵树,就上前去拥抱,十分可爱。”奖项创始人黄礼孩回忆。

颁奖期间,黄礼孩邀请阿多尼斯种一棵真正的树作为友谊的象征。“桂花树平淡隐秀,有君子之德。未见其花,先闻其香,待寻去时,它已在静默中完成了对整个世界的浸润。”阿多尼斯过去常种橄榄树,那是故土的符号,是抗争与乡愁的印记。而这一次,在离开家乡七十年后,他在中国广州亲手种下一棵桂花树。树苗培土之后,阿多尼斯特地折下一枝花枝,寓意“折桂”,珍重地放入胸前的口袋——这是诗人对中国文化的深情致敬。

返回巴黎后,阿多尼斯创作了长诗《桂花》,歌颂这份君子之道。他在诗中写道:“桂花! / 在它的周边,是另一些致力于传播芬芳的树友/它们打开太阳的车门,礼待天际。”黄礼孩深受触动,写下《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回赠:“长诗《桂花》中这样浓烈的情感,也在我的内心有了回荡。”

从中世纪悬诗到纪伯伦、达维什、阿多尼斯,黄礼孩对阿拉伯诗歌的关注由来已久。“正如阿多尼斯所说‘语言即祖国’,阿拉伯诗歌最打动我的,是它承载着民族的苦难,始终坚守对自由、母语的爱,充满反抗精神与生命力量。”

这份理解不仅来自阅读,也来自行走。2025年,黄礼孩赴埃及参加开罗国际书展。在开罗,他发现街头的旧书

摊、文学报纸随处可见,他的作品被译成阿拉伯文在巴林、利比亚、黎巴嫩等地传播,汶川地震主题诗歌曾在黎巴嫩获奖。正是这样的观察,让他坚信:诗歌可以跨越语言与地域的边界。

## 广州“治愈”了她

大学时,埃及姑娘梅·阿舒尔被中国文化与艺术深深吸引。在母亲的支持下,她选择学习中文。第一次见到汉字时,她觉得“太难了”。“那时我没想到我会爱上这门语言,越学越喜欢。”如今的梅,已经是一名翻译家。她偏爱中国现代诗歌和散文,喜欢毕淑敏、韩少功,也喜欢汪国真、戴望舒、徐志摩。当被问及印象深刻的诗句,她脱口而出汪国真《热爱生命》中的句子:“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5月9日上午,在广东非遗馆,梅体验了佛山木版年画印制。她向记者分享:“今天我了解到中国的年画有驱邪纳祥、祈求美好的寓意。这让我想起埃及人贴在门上的蓝色珠子和哈米萨窝获米撒,它们都有防护嫉妒和邪眼的作用。文化的比较很有意思,可以让我深入了解两个文明古国的奇迹和奥秘。”

出于对民俗文化的喜爱,梅翻译了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尽管中阿文学互译存在挑战,但她认为这类作品是埃及读者了解中国的绝佳窗口。除了诗歌和小说,她还会向埃及读者译介中国当代电影,如《小小的我》(出走的决心)。在梅看来:“翻译是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文学是包容它们的广阔天空,而文化交流是我们站在彼此的土地上,沟通和了解彼此。”

“您知道吗,我曾经跟您的图片说过话。”埃及汉学家米拉·艾哈迈德在广东文学馆“鲁迅家”展厅久久伫立。怀着虔诚的情感,她向鲁迅真诚“剖白”:“您是拯救我们脱离无知黑暗的最后希望!我得到了一种叫作翻译中国文学的病!一生都不想痊愈。我知道我的良药,就是从您的文学海洋中汲取营养。”

米拉说,在鲁迅的文字中,她感受到一种深切的共鸣,她翻译了鲁迅小说集《狂人日记》《伤逝》。在她看来,鲁

迅不仅是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学会文言文,用最接近老子的语言,与他结成跨越千年的异国“知交”。生活在珠海的他用母语安放对家园的思念,同时,对粤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粤语是一种极具诗意的语言,我知道有九个声调”,他开始在另一种声调系统中寻找诗意的可能。

曾有埃及朋友问她:“中国有文学吗?”这个问题刺痛了米拉,也让她更坚定地走在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的路上。她先后翻译了王蒙的《这边风景》和毕飞宇的《推拿》等作品,分别获得埃及国家翻译中心青年翻译奖一等奖、《文学新闻报》最高翻译奖。

米拉告诉记者,2026国际青春诗会是她第三次来到广州。但她而言,每一次都如同回到亲人的怀抱。她曾几度想要放弃翻译事业,是广州“治愈”了她。“我热爱广州,热爱它的大街小巷。在人群中,烦恼会被忘却。在花城的土地上,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经历很多情况,感受不同的情绪。转眼间,我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感觉不到任何陌生与疏离,仿佛从远古时代就生活在这座城市。”米拉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2019年至今,米拉已经翻译了杨克、魏微、熊育群、黄礼孩等广东作家的5部作品。从鲁迅到当代广东作家,从小说到诗歌,她的翻译之路越走越宽。

## 在日常中体验诗意中国

循着李白的足迹,苏丹青年诗人巴赫丁·阿卜杜勒,在丝绸之路古老驼铃的千年回响中,来到中国。在他的想象里,这里有诗、有酒、有五花马、千金裘,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在诗歌《北京》中,他这样写道:“李白将从朱红的灯笼中/释放他那群慵懒的诗篇”“孔夫子/书写着古老的歌谣手稿/把丝绸之路铺展于/异域的地图”。这不是一位异乡人的走马观花,而是一次平等的对话。

与巴赫丁不同,埃及青年诗人易卜拉欣·亚辛“生活在中国”。今年是他定居广东的第二年,他诗中的“中国”,是每天的街巷、语言和日常。十五岁那年,易卜拉欣通过《西游记》和香港电影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化。成龙、李小龙的名字,和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一起,走进了少年心里。如今他居住在中国的的土地上,最爱读老子的《道德经》。“老

子不仅是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学会文言文,用最接近老子的语言,与他结成跨越千年的异国“知交”。生活在珠海的他用母语安放对家园的思念,同时,对粤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粤语是一种极具诗意的语言,我知道有九个声调”,他开始在另一种声调系统中寻找诗意的可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读到乌姆鲁盖斯·盖斯的诗句:‘让我们停下来哭泣,眼前黄沙漫漫无边;在戴胡里和豪迈里,把亲人和遗忘怀念……’这样的韵律和表达很有吸引力,黄沙漫天的意象与我生活的大西北相似。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诗人娜夜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她与阿拉伯诗歌的初遇。

“从蒙昧时期的感官抒发,到伊斯兰时代的人神之恋、神秘合一,在阿拉伯诗歌中沙漠母题的废墟、星辰、骆驼、羚羊、绿洲、荒漠等意象反复出现,构成孤独与永恒、短暂与无限的诗意空间。”娜夜表示,“阿拉伯诗歌具有厚重的美学力量,承载着苦难。沉重的表达里,也有最轻盈的渴望。”

在她看来,中国诗歌与阿拉伯诗歌相通之处颇多。都注重韵律对仗、借景抒情,擅长咏物、抒情、言志,且都承载民族文化与情感,早期多以口头传唱发展而来。“诗歌无国界,翻译是国际诗歌交流的桥梁。尽管翻译诗歌是遗憾的艺术,但诗意、力量与美感,终将抵达。”

从一棵桂花树的回响,到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学抵达,再到一群年轻诗人的相会——2026国际青春诗会所呈现的,远不只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文学聚会,更是一次文明与心灵的深度对话。诗人们用各自的语言和脚步,证明了诗歌从不囿于国界,乡愁可以安放在另一种声调里,而“相知”的确可以抵达“万里尚为邻”的未来。

“诗歌无国界,翻译是国际诗歌交流的桥梁,也是遗憾的艺术——细节会丢失,但诗意、力量与美感,终将抵达。”目前中国作协正积极推动中阿诗歌翻译与交流,像种下一颗种子,慢慢生根,慢慢发芽,让两地诗歌携手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参加2026国际青春诗会的阿拉伯诗人在参观广东文学馆“鲁迅家”展厅

## 我在广东找文物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通讯员 粤文旅宣

4月23日,在海珠区黄埔古村的石板路上,骤雨倾盆,把正在核校文物点信息的验收队员们浇了个透。

长年扎根田野考古一线的易西兵早已备好雨靴,看着并肩作战的伙伴,他笑着说:“这次验收时间紧、任务重,多亏大家全力配合。春雷助威、春雨助兴,倒也为了验收工作添了几分劲头。”

这天,记者跟随验收专家组组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参与海珠区文物普查的验收工作,听他讲述二十多年来深耕广州考古、守护城市根脉的故事。

4月27日,广州11个区的四普实地验收工作全部完成。自2023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工作在广东全面开展以来,《羊城晚报》密切跟踪报道,多次随普查队员深入田野作业一线,实地见证新时代文物保护工作,陆续推出“我在广东找文物”系列报道。



易西兵(右一)在四普验收现场

# 易西兵:从器物中读出历史的温度,看见时代的流转

## 在人类学背景下与考古结缘

“我负责验收的范围涵盖广州、江门、佛山、肇庆共31个县级、区级单元。经过两个月的攻坚,目前这些片区已全部完成验收。”易西兵本世纪初开始从事考古工作,他感觉这次四普最大的变化是社会参与度空前。

很多文物保护志愿者、历史爱好者积极为普查工作提供文物线索,其中不少最终都被纳入这次普查的新发现。此外,普查工作得到了镇街、村落的全力支持。在黄埔村梁氏宗祠屋檐下,村里的乡贤老人来为验收队讲述宗祠的历史渊源、提供珍贵材料,让这座古建筑的价值与传承脉络愈发清晰。

在实地验收过程中,易西兵始终关注文物点背后的价值与故事,这个习惯源于他在中山大学的求学经历。“我是在人类学的专业背景下与考古结缘。在西方,考古学多隶属于人类学范畴,而中山大学有着深厚的人类学传统,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模式,让我后来在考古工作中,会更注重思考器物背后的人与社会,而非仅仅关注遗存本身。”

大学期间的两次实习,成为他考古生涯的重要启蒙。在黄河小浪底水库,易西兵参与发掘了一处王湾三期遗址,课本上所看到的灰坑、窖穴、墓葬等遗迹,在现场都有非常直观、完整的呈现。课本知识与田野实操紧密结合,慢慢点燃了他对考古工作的热爱。

1997年,易西兵参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他和同学一起亲手发掘出约160米长的曲流石渠遗迹。当时的场景至今想来仍让他振奋不已。“这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为完好的秦汉王家宫苑实例。当2000多年前的宫苑

水景重现天日,那种成就感难以言喻。”

在易西兵眼中,考古从来不是发掘毫无生命的陶陶罐罐,而是一场跨越时空与古人的对话。“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陶罐,脑海里就会忍不住想,这是哪位先民使用过的?它为什么会废弃在这里?它又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

易西兵以长沙窑瓷器为例,每次在城内遗址发掘出一件瓷器,他都会思索:这件瓷器当年是如何顺着湘江南下,抵达广州这座港口城市的?又为何没有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船远销海外,而是留在了本地?

这些疑问,让考古工作平添了几分乐趣,也让他不断探索答案的过程中,持续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山大学人类学背景下的滋养——考古,本就是透物见人、透物见史。他从器物中读出历史的温度,看见时代的流转。

## “从恐龙蛋一直挖到几十年前的近现代遗址”

2001年毕业后,易西兵进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一待就是22年。在这期间,他配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大量的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朋友们常跟他开玩笑说:“你是从6500万年前的恐龙蛋,一直挖到了几十年前的近现代遗址。”这句玩笑话恰是易西兵二十多年考古生涯最生动的写照——

在中山五路与吉祥路交界的地下深处,发掘出数窝恐龙蛋化石;金兰寺遗址、浮扶岭遗址、从化狮象遗址等史前遗址的发掘,极大充实了广州的史前历史脉络;汉代、晋南朝墓葬及水井、宋元明清各类遗址的清理发掘,一步步还原古代广州城的图景;2007年,勘察十

香园,让岭南画派发源地重焕生机;2018年,发掘明代大儒湛若水的莲花书院,这是其40余所书院中唯一经考古发掘且保存完整的一处;2021年,发掘民国时期的南石头监狱遗址……22年间,易西兵的考古足迹横跨古今、遍布羊城,考古成果斐然。

“虽然已经不在考古一线,但想起这些经历,依然觉得很幸运。能为广州城市考古出一份力,是我毕生的荣幸。”易西兵感慨道,这些考古遗迹,是构建广州城市发展史的重要实物依据,对活化城市历史场景、还原广州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易西兵向记者介绍,广州大规模城市考古始于1953年,以袁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在西村发掘秦墓,出土了著名的“番禺”漆盒。

作为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历史城市,广州两千多年来城市中心基本未曾偏移,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颇为罕见,却也给考古工作带来挑战。易西兵表示,后世的市政建设难免破坏前朝遗迹,而现代化城市发展又无法全面揭示古城遗址。因此,我们以“拼图思维”破题,将广州看作一块巨幅拼图,每一次基建考古都精准标注地层、位置与遗存,逐步搭建城市考古信息库。如今,广州古城的范围、轮廓与各时期布局,在一代代广州考古人的“拼图”中愈发完整清晰。

## 以大历史观坐标定位革命史

2023年,易西兵调任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谈及身份角色和工作领域的转变,易西兵认为难度并不算大,一切也并不陌生。他表示:“考古与红色文化传承有着天然的契合点,两者都注重实证,都追求还原历史真相。考



易西兵(右一)为公众讲解考古知识

古让我摸清了广州的文物家底和历史脉络,红色文化则让我们铭记近代以来的奋斗历程。”

多年考古积淀的大历史观,更为革命文物的保护与活化传播工作打开了新视野。“革命纪念类博物馆多聚焦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而考古养成的大历史观让我能以百万年人类史的长河为坐标,定位革命史,看清历史的完整脉络。”易西兵说,历史从不只是孤立割裂的,唯有以大历史观审视,才能更好地读懂并阐释好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厘清革命文物资源受到高度重视。针对当前革命文物认定与系统性保护工作的难点,易西兵指出,当前革命文物内涵的上下限仍在不断延展,时间范畴甚至已延伸至当代。此外,文物征集难度不断加大,很多纸质文件、档案在战争年代损毁、遗失。

尽管四普工作接近尾声,但对易西

兵来说,四普的结束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文物活化利用的新起点。“RTK、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应用,让我们这次普查更精准地摸清了文物家底。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深挖文物价值,通过文旅融合、文创研发等方式,让更多人共享文物普查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

面对博物馆市场化运作与文创开发的行业趋势,易西兵秉持稳步前行、一馆一策的思路。他认为,市场化是博物馆发展的必然方向,必须抱着主动破局、敢于探索的魄力。

“我们必须走出这一步。走出去不一定能成功,但不迈出去,永远不会成功。作为红色场馆,我们首先要守住意识形态安全的底线,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是核心使命。目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重点打造红色研学、精品导赏等服务,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和市场需求。未来,希望通过更多元的方式,让红色基因在代际传承中生生不息。”